

## 老兵憶往

趙茂全

如今已年逾八旬的我，深深感到一生的境遇是：生於戰亂，長於憂患，半生戎馬，犧牲奉獻！我以老兵自許，我以榮民為榮。

抗戰初期，日本侵華戰爭開啓，肇因於清廷政府簽訂了廿一條不平等條約，使膠東半島及膠濟鐵路交給日本人來統治管理，以使鐵路沿線居民失去了自由幸福的生活，接著施行暴政，致使民眾苦不堪言，有如過著地獄般的生活。接著就在這個時候，共產黨就地坐大，不聽從中央指揮，以「人民解放軍」名義，假藉第八路軍和新四軍番號，拿著南京中央政府糧餉待遇，對日抗戰，當時他的策略是：「一分抗戰、兩分應付、七分壯大自己。」

還記得民國三十四年五、六月間，共產黨的八路軍，自稱是「人民解放軍」就攻佔了我的家鄉——景芝鎮，剛剛到景芝的初期，管理的非常鬆散，適時的施以「糖衣政策」，召集民眾初次開會，會後請吃飯，順便將姓名和住址列冊登記，等下次開會，通知後不出席，幹部們就要登門「拜訪」了，所謂共產黨的糖衣政策，他是有多樣變化的，共產黨到了我的家鄉，主要是「工商管理局」來徵收酒稅，因為我的家鄉是生產白酒「高粱酒」遠近馳名，據說：在民國五十年代，曾參加世界酒類大賽，白酒類獲得兩次金牌獎，故而聞名全球。

未及半年，共產黨的兇惡面貌，終於出現，先是清算鬥爭，分田地分房產，三反五反，掃地出門，全部搬上台面，家父在萬般無奈之下，只好利用夜間分批的離開家鄉——景芝鎮，這真是少壯離家情難捨的寫照，回想離鄉背井，情何以堪，骨肉分離相擁而泣，蒼天呀！這是誰在捉弄我們？這是共產黨順理成章的結果吧，我們

這一代的命運，怎麼如此坎坷啊……這是命運麼？我茫茫然不知所措，就此離開我可愛的家鄉，但願不是永遠吧？誰無父母妻小，誰無家鄉，這個悲慘的遭遇，怎麼接受？又怎麼會輪到我的身上呢？不解、不解、百思不解啊……。

跟隨父母親初次到了青島市，投靠我父親多年在家鄉相處的好友，暫時住了下來，生活的問題，剛開始從家鄉帶出一點錢來，為數不多，很快就坐食山空，長此以往，差不多已經快用完了，逼不得已，計劃要家兄入營當兵，這樣可暫時解決部分負擔。

父親原本要家兄前去從軍，因大哥長我一歲，在家中要照顧父母和小妹，臨時決定由我來替代，這正是投筆從戎效班超吧！如家父託好友介紹投效於「青島要塞司令部砲兵直屬台」，這個單位是剛奉命成立的，當二等兵砲手，初當新兵時，人生地不熟，生活不習慣，一天吃兩餐，吃的糙米，在打米場根本還沒碾好，就領回

來下鍋煮飯，飯裡還有一半是帶著殼的稻米，還摻著黑色小粒像草種子類的東西，十分難吃，吃菜是山東大白菜湯，一桌一個中菜盆，一把菜勺，吃完再添上，就是一盆菜湯，因年青人消化力強，不夠吃往往會吃飯打衝鋒，出操「基本教練」前一個月是徒手，後一個月是帶槍和刺刀，最後一個月野外教練，外加「三角瞄準」和「射擊預習」等課目。一天操課八小時，晚上還要集合教「國歌」、「國旗歌」，外加「要塞砲兵歌」，拿一個剛剛入伍的新兵來說，可真夠辛苦的了。我們的排長是孫文章中尉，是軍校十七期畢業的，都是從其他單位友軍守備大隊和通信連等單位調過來，訓練我們新兵的，先後經過三個月的新兵訓練，沒多久，接著又移防到青島市最西端的團島，來接收日本投降後，移交給我們的十二公分要塞加農砲，任務是專業防禦來犯的敵軍，必要時亦可封鎖港口。

團島是一個半島，進出有兩條路，海水漲潮時，只剩下一條上邊的人行步道，

退潮時，上下路都可通行，島上南海岸有一塊空地，台長為了改善官兵生活，就利用這塊空地，利用公餘時間，開墾種菜，又加美援物資分配下來，如黃豆粉和玉米粒，及少部分的肉類罐頭，這對伙食改善，有了很大的幫助。當時所發的薪餉，像我這最低階級的二等兵，也只有兩元金元券，後來因幣信關係，通貨膨脹嚴重，爾後就改發銀元（船洋），圖案上是一艘帆船，另一面是（壹圓）圖案，像我這二等兵就發兩元。再說我住的地方，就和美國人，一個水上飛機修護場，同住一處，美軍有兩部柴油發電機，輪流發電，是用在飛機修護和照明用的，就這樣住了將近一年，在三十八年六月間，就奉命轉進來台灣了。

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中旬來到台灣後，被編入高雄要塞司令部所屬單位，住在岡山火車站，下車後就看到大崗山，山上有四門十二公分要塞加農砲，這是日本投降後，移交給我們的，就和在青島團島的兩門完全一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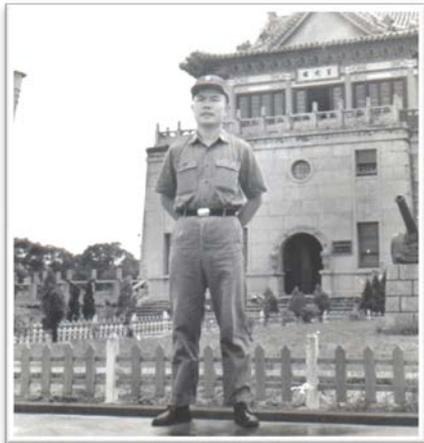
初來台灣，水土不服，我們這一個台「連」，染上惡性瘧疾，將近一半，病情嚴重的（藍仁池戰友），就一病不起了；我也不例外也染上此病，患者每天服用黃色小藥丸及奎寧藥丸，很苦難以吞下，台長將此情形，反映上級，上級派醫務人員，查明真相後，即派車將病情較嚴重的十多人（我本人也在內），送到高雄市國軍第二總醫院，住了半年之多，病癒後回部隊歸建。

政府遷台後，即進行整軍經武，接受美援，因而接受美式的訓練；政府有計劃的按部就班，發展經濟，蔣總統經國先生的深謀遠慮，十大建設，使國家建設，突飛猛進！

民國四十三年五月間，我從高雄要塞所屬單位，奉命編入陸軍第四十一師砲指部一六四營第二連，任職中士觀測士官，數年後，班長張文啓上士，另有高就出缺，我奉命調任觀測班長。部隊經過數年基地訓練及演習，已見成效，於四十七年五月



■ 作者（右三）與同袍合影於金門太武山。



■ 作者攝於金門莒光樓。

間，奉令赴金門換防，部隊剛到金門，戰地環境不熟，一切依戰地相關規定辦理。是年五月間，國防部通令全軍「政治大考」，我幸運的考中前三名，又集中於金防部政治大考集訓隊，每天上課、看書、考試，準備在八月間回台灣，參加國防部三軍總會試。事與願違，突因國際間起了重大變化，國軍部隊，奉令進入備戰狀態，上級通知駐外島各部隊，暫時停止返台，本人雖未如願返台參加總會試，事後國防部

補發給鍍金小型紀念章一枚，暨當時的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，署名發給紀念鋼筆一支，這是當時莫大的榮譽。

接著就是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廿三日，這是當年最難忘的一天，當天下午夕陽西下的時候，大概是六點鐘左右，對岸即進行對大、小金門及大二膽等島嶼，進行全面性瘋狂的砲擊，當時茫然不知，只覺得在戰壕裡，戴上鋼盔躲避，頭腦是一片空白，忽然反問自己，這是作甚麼？砲擊連續一個多小時，逐漸停止了，才知道這是對岸中共打過來的砲彈，當時是夜幕深垂，一片漆黑，有幾個戰友，拿著手電筒，結果看到的是彈痕累累，滿目瘡痍，過了幾天，多半是每天下午砲擊，這幾天有些伙伴，天天吃喝，酒喝的醉醉的，長官也不方便過於干涉，我總覺得，這是逃避現實麼？麻痺自己麼？誠如唐朝大詩人王昌齡，所作的一首詩：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，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。」這就是他的寫照吧！

以後在金門的時間裡，除了加強戰備外，就是每天打坑道、加深線路埋設。如是過了兩年，部隊在換防前夕，又遇到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十九日砲擊，實際是我本人在金門，參加了兩次砲戰，幸無傷亡，這真是上天慈悲，仙佛保佑，上帝賜福，堂上列祖列宗，歷代的行善積德福報吧！

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生效退伍，仍然過著退而不休的生活，繼續在民間單位工作，一直到七十五年十月底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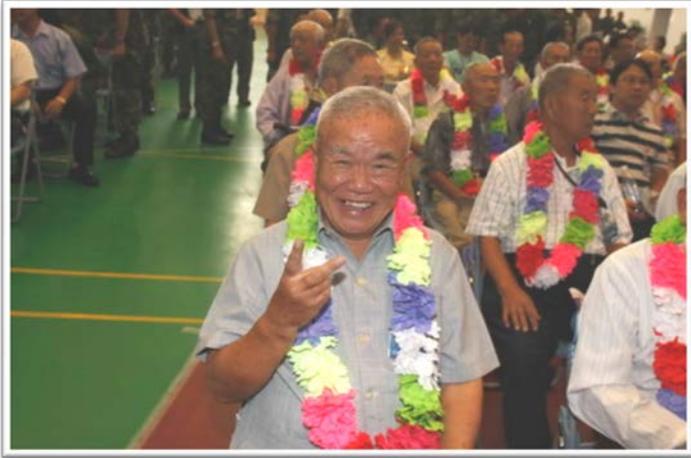
■ 作者（前）與同袍於金門海印寺前留影。

才算是正式退休在家賦閒。

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後，我還記得當時的情緒起伏不定，結伴回鄉，初次踏上大陸的土地，家人見面後，有些近鄉情怯的感覺，年齡大一點的，有些似曾相識，恍如隔世，如果年青人，根本就不認識了，偶然想起唐朝大詩人賀知章曾題詩：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鄉音無改鬢毛衰，兒童相見不相識，笑問客從何處來。」這可以說是描寫其大概了。

這次本人在舊歷年前，大病初癒，真是恍如隔世，再世為人，使我體悟到全心修道，感謝上天慈悲，保佑我垂暮之年，如獲新生。

這正是「老叟虛度八五齡，布衣素食度今生，誠心拜佛步正道，天賜餘年好修行。」就以此詩句作結論吧！



■ 作者個人照。



■ 作者（前右）全家福。